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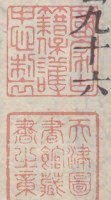
九十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原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迺
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
子以道 禮記曰為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
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譏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
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閔諫四曰指諫五
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
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
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不避喪
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 諷諫 說苑曰有
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九十九

人部 諫

一

原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諫二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田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郟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宣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郟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古香齋詩鑑類函

卷言笑

入部 諫

二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偃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衛史鮑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

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
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
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
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
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
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
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
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
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敗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
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

喜齋淵鑑類函

卷言六

人部 諫

三

遠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
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
可乎公於是罷田卽曰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

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
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
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
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
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
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

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
有臭肉鏝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
食鏝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
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
百嗜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
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
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
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
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

古登齋鑑類函

卷竟夫

人部 諫

四

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
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
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
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卽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
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
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
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劓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
曰臣能累十三搏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
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以碁子置其下加九雞子
其上左右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
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
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
少吏民叛亡鄰國謀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
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
越餓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
御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置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
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 史記曰趙
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
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
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人上林賈姬在厠野篋入厠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爭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

古賢嘉謏類訓

卷第六

人部 諫

六

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曰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
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
臣聞翫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卽愛寵偏
於一人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
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
斷車鞅一作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
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
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
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
旗耀武騁心喫馬之觀乎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兩
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
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
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民

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卒 吳志曰孫權既爲吳王
懼寡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
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
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翻由是得免 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爲
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一新
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
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
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

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無異容又帝好厚基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圖
基抗假借之曰皇帝飛基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
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
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
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
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
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
爲激許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
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
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
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
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
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
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
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
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
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
善回入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家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
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
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鷄自臂之望
兒徵來擢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又曰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
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
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
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
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
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

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
止疎慢我視之更覺熾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
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
犯顏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
高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
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
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
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 經濟類
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
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
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
應答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
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
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虛懷以
改 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元
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

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
嵩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
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唐
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曰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
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
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
自取名狀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項
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
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百登齋鑑類書

余言六

入部 諫

十一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
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喻
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
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
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態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
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
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
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餽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使安用往耶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爲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

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

謝召誠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仰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纔有祖風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

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又曰宋真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倚法受賂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密副使 宋史曰真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懶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諂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紀事曰真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獠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

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

曰何鄒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諫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曰唐介劾宰相除擿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

古書彙編類圖

卷言矣

人部 諫

四

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黠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

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百香淵鑑類函

卷第六

人部 諫

五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即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

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
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
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
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
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
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
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
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
時有以三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
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 又
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首師傅賓友諫諍之
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
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
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
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

爲亡也論趙雄合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與之愈寡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嘉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

古嘉州鑑綱目

卷五十八

人部 諫

七

正叔貞祐時爲監察御史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異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者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

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彘哥家按誅之 又曰不忽木叅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彘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彘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 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埋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

古書補遺

卷之六

人部 諫

六

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嘗費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曰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蘗身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

右皆質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
為齋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疏
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
間燈火亦禁况闕廷宮掖之嚴家尤當戒慎今燈山之
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
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
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
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
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
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

古齋齋鑑類

卷八

人部 諫

五

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
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
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
時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
彪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思小
其一事難知而思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况有明詔
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
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瘦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奏

其沽名上頌厭之因免謙朝叅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上移師彰德龔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又謂蹇義夏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以士奇言曰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錄曰鍾同爲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月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翰訊葛爾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翟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禍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
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
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
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曰講事上
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
覆不盡雖曰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
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直言則其餘百
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
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
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曰泣訴於上前上
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
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旣而法司且獄詞以請上徑
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
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
猶言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此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
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卽釋復職更不合法
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實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爲狗馬鷹犬歌舞

角觝以疑帝瑾尤猶點漸用事三部尚書韓文母退朝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此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母鬚眉有毅然曰是也卽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章曰毋文文賢弗肖也毋多賢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請將太監馮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邱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閣已寢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

古蘇州鑑湖金竟去人節諫

三

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日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雋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邱聚等分據要任瑾傳

命榜岳亨智逖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
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
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
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
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
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
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陛
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
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又
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
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
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輦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
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
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 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
璉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名官至左順門敕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

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且語禮部侍郎
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
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
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
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
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
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
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絲懿皇
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冢養土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

吉齋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諫

五

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
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
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
怒命收繫諸爲首者豐饒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
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
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
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
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三十餘
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
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辰臣下人以

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今
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
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
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稟爲泰和陛下
性中真夔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疏
上帝大怒命逮繫平鎮撫司

諫三

原后聖

臣直

上詳諫一

漢書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上不悅
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
乃從
當車 扣馬 向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爲帝
橋 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

京春爲清鑑類四

卷百六

八部 諫

五

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欲何之 崔鴻前秦錄苻堅如鄴行於西山
伶人王洛扣 汗輪 折檻 上詳前 漢書成帝時宋
馬而諫乃止 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指言張
再上大怒曰庭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下遊於地下足矣左將
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
容之上意解及富治檻上曰 逆耳 拂心 諫 三
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諫 三
責 五失 晏子春秋景公選女阜望齊國曰嗚呼右而
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木公長有齊
國公不悅無幾梁邱據乘六馬公曰據與伐和乎晏子
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穢芻星晏子自天屏也泣
受諫賢聖星將亡公色今執責寡人子 王隱晉書齊
曰昔夫子一自三責我今執責寡人子 王隱晉書齊
王問輔政驕於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於酒色
其失一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
四夷交侵不以爲念其失三與義人勞窮若不聞賊救
之合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夫息其失五問曰孤不能

以致五闕若無
斷袂 攬轡 上詳諫二 段龍能西
子則不聞其過 京記呂蒙馳騁游獵或

馬奔蒿塹之間殿中符御史王回陸
犯顏 遊意 後漢

書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王其有不得於心必
犯顏諫爭 魏志明帝時衛顛上疏白願顏者愛所由

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 屏几 廻輿 諛諛羣僚議欲

人皆順顏而避逆意 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

親犯令則令不行矣駸屏凡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矣 後漢書帝當出姚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謂 伏蒲 削蒙 漢書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入臥內
謂 伏蒲 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矢每 刃斬 兵臨地曰

青蒲 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矢每 刃斬 兵臨地曰
上封輒削蒙人多譏其黠後乃知之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注以已喻鋒

古真爾堪類函 卷言美 人部 諫 三

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灣拳強諫楚子楚子弗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 補袞闕 識履聲 詩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則也 諫手 初納用之每見史革 面折 頭軻 漢書陳平

履上笑曰我識卿尚書履聲 面折 頭軻 漢書陳平
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不如我 後漢書

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籠蜀木平不宜宴安逸豫不
見聽遂以頭觸乘輿輪帝遂 無隱 勿欺 禮車君有

為上注朝謂以頭止車輪也 無隱 勿欺 禮車君有
下見 輔台德 格君心 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造

論語 規王 毅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 危言危行
辟 規王 毅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 危言危行

啓心沃心 啟乃心沃朕心 不密則失 有益則為 易
啓心沃心 啟乃心沃朕心 不密則失 有益則為 易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禮為 稽于眾 逆于
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稽于眾 逆于

心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諫無訕 余違汝弼

上見禮

下見書

以規為瑣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

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弁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

子囊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菱子木有手鑽而無菱薦君

子之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口從而逆君

若放之欲以子期而止楚靈王虐曰公子張驟諫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怒寅之于耳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蒲之犀犛傳言獻藝曰王

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瑣也

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警為詩工詞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誦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

夏書曰誨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規誨並見列士獻詩庶人傳語國語天子聽政使

詩警獻典史獻書師箴諫賦諫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

臣盡規親戚補察警史教諭者又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旅賁之規替御之箴國語衛武公年九

而不悖日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老耄而舍

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詩在與有旅

賁不失師以訓御之於

是子作諫戒以自儆也

懇愾致諫帝納其言後漢書韋彪上議曰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善正有補益於朝者

密鯁切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歲敘容曰司馬叔度曰此縉紳儒者

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事文類聚宋蕭燧字照鄰遷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

論議顛切不末名譽糾正奸邪不卹仇怨

故制詔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主經濟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承上書

不言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

百禽淵鑑類

卷言六

人部 諫

三

帝拂衣起未引帝衣請罪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言

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陛下受危臣通鑑唐湯帝問侍

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少幾何對曰不能

臣盜賊宇文述曰薄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

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但患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

目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帝不悅

而罷遂貢遺笏元亮置笏武昭儀借遂長讓不聽乃

置笏殿階口還陛下笏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召引出

望鄭注攝家中錫元亮奉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

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人服其不撓

設諫鼓請諫紙類聚曰居易與元稹書云僕爲諫事文

官月請殿上虎朝陽鳳哲宗時懸臺諫知無不言

諫紙無不盡其面折廷諫至雷震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

天威少霽復前復論一語奏對且前且去者或至四五

百爲淵鑑類也卷百六人部諫

殿廷觀者皆流汗縮頰目之曰殿上虎獻徵錄明林

復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侍梁方以祕術

進得被殊脊發內帑數十萬營建大興國永昌寺後上

疏極論請斬繼曉而戮方官甚激烈憲宗怒復自矜必

死尋下詔獄對益厲帝怒判官時言略久塞臺諫

孽不赦作一語後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惜臺綱論諫職元史文宗時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

之名臺臣言閭閻爲人詠語惟可任發坊司若以居風

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宋史理宗時洪咨魯呂

入因論臺諫失職有云凡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

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

勇往而不顧者求請聖駕款

謂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

事文類聚慶歷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爲諫官力引

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

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下必行然性亦好異使

德朝足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行曾與者嘗三以書勸鄒浩孟后事浩不報及浩以

諫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
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夜思 身退言行 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謫欲

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豈易哉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書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

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則十

二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譏詞之使直士杜口

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辭徵錄明

陳讓字原禮為御史肅皇帝嗣統迎與蘇太后上張太

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卻巨俠劉東山下獄

駭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合其黨構誣張鶴齡兄

弟有逆謀詞連宮禁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捕東山下獄

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令其黨苦變且誣讓為張氏羽

翼併下獄讓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舜克端砥礪之

孝而東山乃敢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

宗社上覽跡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無驗併其黨

伏誅讓得還職已而與鳳后登遐廷議遷與獻帝合葬

天壽讓以滿王不宜入耐皇陵乃借堪輿說顯陵氣脉

古晉齋鑑類函 卷貢六 人部 諫 无

不可泄請以真賊交莽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

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

孝濟公竟賜罷然公身 面折廷諍 愛君憂國 實默

雖退而言則已行矣 于國家大計面折廷諍入謂汲黯無以過之 太宗素

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

口進曰麴孽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蕤乎帝悟語近臣

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知吾圖撤合里者耶數近

臣進酒三鍾而止吾圖撤 合里者蓋國語長壽人也 汲黯之懇 陸贄之銳 書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為黜擢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懇也 唐書

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

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原匡救其惡 彌縫其闕

並白 帖 風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

霽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汲黯

而後視之曰 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吾知所過矣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况當不諱

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

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

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

陷惡何以臣為 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 思紆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

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臣實惡許

為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

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

古查齋鑑類函 卷真夫 人部 諫 三

昔泄治之罪 上詳殷本紀 下詳春秋 諱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並經齊 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

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 堯治天下五十載 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

袁盎人豕之譏 漢書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文帝幸

士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 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乃適所以

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說入語慎夫人賜盜金

五十斤八豕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為能

疎公孫弘封平津侯詳漢書下詳吳志 言路開則忠言謹論得以上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壞並獻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宋靖康時事詳宋史

紀

古香齋鑑類

卷五 人部 諫

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古香齋新刻袖珍湖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人部五十六 諫四

諫四

原開說 魏志明帝時百姓周置而役務方殷衛親上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獨忌諱

建一言開 **違不忘諫** 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一說哉 **不惡切諫** 漢書明主不惡切諫以

有後於魯平君違 **不惡切諫** 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 **詢于芻蕘** 詩 **詢茲黃髮** 書 **師氏詔王** 周禮師

熾詔王注告王以 **小人之箴** 書無或敢伏 **假辭**

善道也傲古美字 **色** 唐書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

色 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枉直** 又徐有功遷秋官郎中時周興來俊臣以周內窮

枉直 詆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十七 人部 諫 一

直所全 **善愧人** 漢書龔遂字少卿忠厚剛毅有大節

活甚眾 **已面刺王過** 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 **稱過** 後漢書爰延字季平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

稱過 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為漢中主帝曰何

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豫政則亂

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延折欄

檻今侍中面稱 **務存大體** 言行錄宋陳忠肅公權字

朕過敬聞闕矣 **不喜彈劾** 寇壽初在諫垣

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 **不喜彈劾** 寇壽初在諫垣

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致忠懇** 宋史壽王不豫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

時論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 **曲**

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 **未嘗緘默** 元史夔夔嘗謂人曰天下事在

致忠懇 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漬發

幾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豈得已耶

宮余端禮曰扣額龍舞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

帝曰知之 **然猶不往** **未嘗緘默** 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

開諫諍之門

此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

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顧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

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用已試之人獻徵錄明弘治初儲

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用已試之人弘治初儲

確請召諭降主事張吉主純等五人曰與上封自作

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草後漢書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後史

封章無闕曰唐書敬宗時李勣為諫議大夫時政移近

天子雖幼唐書敬宗時李勣為諫議大夫時政移近

昏亦感悟唐書敬宗時李勣為諫議大夫時政移近

求言之詔經濟類編宋陳確論求言之詔未及舊稱

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然應詔則非舊稱之體密貢

封事則有強詁之嫌若非聖問俯及則黃耆之言或不

樂告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憲諫官得隨入閣唐書

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謀來助初政諫官得隨入閣唐書

太宗嘗謂王珪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

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又安朕雖不德

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太平珪進曰右者天子

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采

芻言臣敢竭狂瞽萬分之一帝悅乃詔諫官入奉朝

諫官得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宮入閣諫官入奉朝

請宋史慶歷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入奉朝請臣

中外以言為諱

唐書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御

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

王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飢卒相望陛下宜恭默思道

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

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閣中奏事久廢

又穆宗立不恤國事鄭覃與崔郾等廷對進諫帝不懌

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覃

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直至御前

御延英時間中奏事久廢至是士相慶

御前乞合臣等劇視乃人奏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

公者則禁之不由門下事文類聚宋王巖叟遷左司

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斜出九損紀綱凡八上章

命竟疏辭密封唐書德宗上趙懷陳論當密封手疏以

聞前上奏曰昨臣所奏惟得閣陛下委曲防護是即

心營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不進揭帖明史紀事孝宗嘗召劉大夏

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問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揭帖各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宜遠法帝

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聖教陛下宜遠法帝

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容閣臣可也如用

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頗厭其數聞多所論列帝

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頗厭其數聞多所論列帝

頗厭其數後因對白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

虛名邪臣竊配尸祿請得罷去帝無諭良久他日善殿

壁直諫行足矣以知制誥罷其盡言為右司諫行廷欲

因取美官嘉王酒悲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

非本意也嘉王酒悲卿客婦人日夜酣飲嘗以九日

莫宜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

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噓之坐上喧然衍不

能省希憲木强元史廉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

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强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

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

前後章十九宋史仁宗時范鎮請建儲前後章

疏數十萬言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

歲一百八疏又建中靖國間給事中任伯雨為誠結

古書類鑑類函

卷一百八 人部 諫

三

主知元史贊歌嘗與劉秉忠劉肅商廷侍上前默言君

日復侍帝於帳殿獵者失一鵝帝怒侍臣或從傍大言

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脫者不問既退

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諫

或不人又虞集每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盡

言或隨事規諫出不告人諫明世宗時馮應魁

不樂家人見其四鐵御史御史徵錄明世宗時馮應魁

甚性腹而險阿諛時相會星見逐極論汪大猷為腹

心等片及二相上志甚速下詔獄律斬時汪駮還太宰

等當論決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秉筆故令校卒持

公轉孫而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死今不在我手耶公此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

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何敢叱大君公曰大臣

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為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

公公應之聲益厲觀者咸噴噴稱歎曰是御史始者以

其腰鐵也其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

曰公為四鐵御史上所使詞事者密以聞上為動容減

死成雷州兩繫詔獄又楊爵為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約

者五一則輔政者諛郭切國疏為巨蠹二則凍餒之民

閣不屢恤而為方士修甯壇三則大小臣二則凍餒朝儀

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用推究考掠備至部郎周天佐相

臣上震怒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部郎周天佐相

史浦鑑以中救筆繫獄中罰禁五年上度修萬靈明庭

之儀祝釐得仙真釋此三人者遂與周怡劉魁同釋隨

言嘉彌鑑類人部諫

原設木防川通鑑前編堯設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

衛巫使盟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日王

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惡訕賞謗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

日有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矧

伊忠臣豈宜揚主之過

並曰 如石投水 唐書李綱

保太子建成昵近小人網屢諫不聽乞歸帝曰卿向者

為潘仁長史乃取為洪尚書我網曰潘仁賊也每欲妄

殺臣諫之輒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

所言如石投水于太子亦然臣何敢入汚天臺辱東朝

乎帝改 **有益於國** 又吳兢言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

容謝之 **有益於國** 已過今之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

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 **狂夫之言** 丞皇甫

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徵俗好高髻蓋宮

中所化太宗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

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

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

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生之心所謂

史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太宗乃賜絹二十匹隨拜監察御

史 **除妖謗法** 魏志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

役而賞告者柔上疏請除妖謗賞告之法帝下 **何廷**

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

古書類編 卷一百一十 人部 諫

折我 唐書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

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絕帝怒

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帝

乃 **訕謗削籍** 蘇軾翰林學士撰元文德素講理學所

解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文德疏辭勸上

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為訕謗命削籍

不諫 附

原陷主 棄君 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為 **責以不諫**

欲死又益其愆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為 **責以不諫**

求之不言 唐書太宗時杜淹言致懷道可用帝問狀

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

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

充職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俊諫飾
其卿若何而免掩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
諫未答曰願無隱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
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
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
若言之不入罪實在子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帖白 事上以忠則宜

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為 苟賴其榮是為尸利

不匡其失宜及墨刑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書臣下不匡其刑墨 陳忠讜

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

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增大臣

重祿而不極諫 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並經濟類編 甘心

立仗之馬 暗口朝陽之鳳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

占齋湖鑑類例 卷竟七 人部 諫

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 下見諫三 原禍受其咎左傳

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祭其龍祿有災禍與而無
改焉必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天命而不無

猶躡弊風唐書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

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
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躡弊風俯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豈獨無事又高宗嘗請五品以上日頃在左右見

日不絕景今日獨無事 彌縫其間元史阿魯渾產理

邪何公策皆不言也 桑哥政帝問桑哥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

嘗不言陛下信任之彼所忌獨臣言抱柴救火不
若燭縫其間使無傷國

諫五

詩宋石介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

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闈闈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子祖子父付子大業子恐失隆實賴輔弼汝得象殊
重慎微密汝仍相子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子察爲子司諫正子
門闈爲子京兆聖子讒說子晚得弼子心弼悅以道輔
子弼言深切諫官一年疏奏滿儀侍從周歲忠力塵竭
曰衍汝來汝子黃髮事子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
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齟子早識琦琦有奇骨其人
渾朴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子
哲惟修惟靖立朝嘽嘽言論礪礪忠誠特達屢進直言

古意補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諫

七

以補子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子楊襄
雖小官名聞子徹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
在列上倚輔弼司子調變下賴諫諍維子紀法左右正
人無有邪孽子望太平日不逾浹時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府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此詩

唐謝偃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

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

是授惟民斯邺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

驕力狠戾強忠良是棄詔依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
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
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原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
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
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
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
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
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

古春齋鑑類圖

卷之三

八部諫

八

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東有待覺之吳西有何
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
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
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
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
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
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
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
之城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讜言表
曰臣聞明臺旣闢承雲之歌闡衛室爰啟南風之頌流

莫非降道燿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所且屬歷朝
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華之典降
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
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
審諤續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蠱之美方
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層宇雕墉尚貨浮侈田萊蕪替
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
闕興規袞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輟樂可追

唐魏徵

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
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

古登瀛鑑類

卷五十七

人部 諫

九

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
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
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
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
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
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
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
人今則不然輕襲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
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
是莫知其是則不見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

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返朴還淳今則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不省察其稊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

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將極也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
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
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
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
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
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
諛願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
上恥過必息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言而忠直
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勤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
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強必不能引
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
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
古以然昔趙武罔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
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
哉 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
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
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
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
然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卽位時天下
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
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
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嘗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
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
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
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
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
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

從而怒譽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
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
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
卽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
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
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
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
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
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土封進計者薦
至獻可替否者口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

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可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

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
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
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
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
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
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 程
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李綱
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

古香齋鑑類圖

卷一百一

人部 諫

西

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
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
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召
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
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左右之
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
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眞必須陛下日
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
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

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
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
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遽事
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
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
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豈其
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者罪之耳臣恐自茲
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
天時凍沮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
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

古香齋備遺稿

卷之三 人部 諫

五

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
公無我之仁朋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

時戴銑等以
收劉瑾遺稿

馮恩辨敢言非邪徒疏曰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
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誣之耳今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從爲平易以特立爲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
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
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歷大
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畿輔關陝
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

遭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致殺長
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
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
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
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以唐
宋之徇皇甫安石爲戒

其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
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千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
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古文彙編

卷之三

人部 諫

六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翫好而駿
馬馱驥不實外廐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

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也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肯准千里而自致者非忠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九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莅服護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詔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幸矣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苴而走跡愈多影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古香齋鑑類四

卷百七

人部 諫

六

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于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蓋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舉轉禍爲福

唐杜牧

與人論諫書曰某疎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

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釋釋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子始聞之疑

百善齋鑑類函

卷言告

人部 諫

九

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具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飽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

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
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
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
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
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
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
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
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
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古登齋淵鑑類編

卷五十七

人部 諫

三

故常巖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
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
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
又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時論
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
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
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
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
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原序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

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上有冒雷霆犯顏色
投鼎鑊罹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
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頽欽若
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
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屨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衰
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車之以剗斲用之以遁逃亦
有傾天滅地汙宮豬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
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
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
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

占登齋補鑑類函

卷言主人部諫

三

不意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
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嗚條有不收之魂商郊
致白旗之戮

增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與叔序曰今天

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
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
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
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
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
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卽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卽位一時雲

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與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旣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

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是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在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孰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何足以贊興叔之行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

云

原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淮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

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主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鬪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

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

古書類編類面

卷第七 人部 諫

三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

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
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
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
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
之也蘇秦以牛後毒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

古齊彌鑑類函

卷第七

人部 諫

諫

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
感襄王廟通以娶婦愜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
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忌必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
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
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于不獲稱良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

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對見一

原殿坐 庭詰 魏志鍾繇字元常病疾拜起不便時華敬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

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為故事 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

等議而今背之 **衣褐見**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每引見講經衣褐見不敢易衣

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 **贊引** 盤辛魏侯引上殿不知儀式侍臣贊引呼龍西太守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

漢書何武舉方正召見盤辟雅拜有司勃失舉 **書接** 易書曰三接 漢書張湯每朝奏事天子日盱食丞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

百食 通鑑 字於上前 讀於

敷奏 延訪 前編成王延訪羣臣 **字於上前** 讀於

上君漢書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 班旂以選進

能賜以祕書之副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 **陛下善**

書馬武字子張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陛下善**

言天子休命 漢書夏侯勝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

傳故傳之也 下見書 **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字

開元初徵至京謁見不拜宰相遣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獻傲綠明洪武初刑部尚

書錢唐一日召講讀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賢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僞

上簾 納陛 唐書張嘉貞武后時召見內殿以簾自

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觀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

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

上簾 宋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呂端蕭然拱揖
不以名呼又以端躬洪大宮庭階池稍峻特令為端納
陛 設座 臨軒 宣諭浩力疾人對即詔毋拜許設座

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 唐書元宗初立賓禮
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
以送他相 殊禮 密語 唐書裴度由東都留守召入

莫如也 所以入觀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無功并陳
當延英待卿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
獨者谷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 獻徵錄明孝宗時

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每朝罷
傳大夏循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輔賈近有不
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命司禮監大監李

榮扶掖而出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 晚坐 夕對
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 宋史王曾為翰林學士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

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
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又神宗召鄭薦父對內東
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叅政事三制賜雙

古意彌鑑

登真若

人部 對見

三

燭送歸舍人院 扶醉 送歸 元史謝讓為刑部尚書
外廷無知者 臣加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

尚書不飲何飲即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
命扶出之 宋史晁迥字內侍持燭送歸院 停轉
學士進承旨嘗夜召對令內侍持燭送歸院

對 廢坐論 五代史漢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尚殺上
昌言徒濟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
聞見即許不時請闕聞奏從之 宋史凡宰相見天子

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
遵此制及宋太祖即位宰相范質等擯唐及五代猶
具劄子進呈始 賜對 請對 唐書李絳為中書舍人

廢坐論之禮 不賜對絳言臣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願聖治何有詔
明日對三殿 元和中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已取
帝令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 開廣言

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白試帝怒其輕肆 開廣言
路 歷陳時政 宋史賈黯字直孺備位諫官果於言事
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

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就
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官旅進論議上
前不肯從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歸議
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
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不許 獻徵錄明孝宗初召
王恕為吏部尚書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
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君且公宜先請見君即
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
善其言 **立紫宸** 對延英 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曰與
穆穆之光 唐書苗晉卿拜侍中病蹇乞間曰入政事
堂帝優之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對見二

原長者之言 後漢書詔問光祿勳劉昆曰前在江陵反
致此昆曰偶然耳左右笑其 **書思對命** 禮史進象笏
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 **天威** 左傳天威不
遠顔咫尺 **進止有常** 漢書霍光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邸

古晉齋鑑類 卷第七 八部 對見 七

僕射竊視之不失尺 **揚于王庭** 易 **不可書傳** 史記
才其資性端正如此 魏有張祿先生天下稱
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則安然不可以書傳
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繫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
也 **汗衣** 唐書李絳為相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

欲與聊講天下 **獨員上殿**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
事乃其樂也 **朝神動色** 獻徵錄明世宗嗣位以廷薦敕召致仕
殿 京陛見上注視久之 **召對不名** 元史成理曰朕在潛
朝紳皆動色相慶 **管仲** 齊桓公問曰朕在潛
耶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 **閣中咨**
真得大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訪又揭係斯為至章閣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
訪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
對十一 刻唐書文宗銳意於治每延 **對五六刻** 又韋
為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下二三
刻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刻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對問一

原 據經蜀志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

有所言輒削草 謹周字允南雖不預 不強爭時

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以對

明白 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詣

保興守信子也太祖嘗召功臣子弟詢以軍職固辭

時事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祖奇之

亮 唐書武后時陳子昂以上書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

野少威儀而占對 慨擢麟臺正字 金史宗憲年

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進止恂雅上

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梁徐

元帥宗翰弟也 應答如響 奏對如流 人物志梁徐

上嗟歎久之 應答如響 奏對如流 人物志梁徐

為禮部尚書歷仕仁宗宣宗 震聰明絕人每奏請他尚

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尚書奏讀

愈多皆自專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

之後奏對如 小冊籌兵 寸紙訪事 宋史李迪召對

流未嘗有誤 時噴馬躍坂曹瑋在秦州請益兵迪請以關右兵分赴

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

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

所謂頗狀在禁中矣 宣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 朝

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橐封上帝重其慎密

笏記事 漆簡答問 人物志唐義問從曾孝寬使河東

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 明史紀事太祖徵秦從

龍居之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笏書漆簡問

蒼甚密左 不復獨對 不得獨對 唐書筆書漆簡問

右無知者 復獨對 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之每見必否以天下得失一日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

復獨對 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史理宗時牟子才以國史院編修權禮部郎官故

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

日并疏講於早自 上陳 下問 帖

是不得獨對矣

古齋消墨類函 卷第七 八部 對問 天

對問二

原咨訪

吳志關澤字德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清問

增明敏

人物志宋梁顛每進對詞辨明敏

夙具

獻徵錄明世宗朝梁材為戶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

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

失次

唐書喬琳同中書門

弗夙具者乃歎曰渠果若是辦耶

祈恩

宋史劉隨上言比年庶官僂倖請託或對

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見之際涕泗祈恩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七

人部 對問

完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說一

管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又揣摩篇曰揣摩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

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人部 說

一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嚮之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嚮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謬而棄其信 晉陸機文賦曰說焯華而謫詭

說一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緦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政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 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古香齋鑑類

卷五

人部 說

二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若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
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
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
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嗜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

占寡篇鑑類四卷言天八部說

三一

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
辭以謝之秦知士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
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
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荄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
王之服御者人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
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

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樊邑有寶璧二雙交馬二駒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鷓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

直齋齋淵鑑類編

卷五十八

八部說

四

令尹也臣竊爲公璧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寇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邱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八於事已者過

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怠於事人衛
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
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
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皇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子之則無地以給不子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古秦齋鑑類圖

卷言先人部說

五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
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
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
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
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
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亶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
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今并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
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
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
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
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土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皇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古燕篇鑑類

卷言六

人部 說

六

大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
聽酈生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
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見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與
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
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筆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各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

百衲齋藏書

卷第六 人部 說

七

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

土穰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
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
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
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
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
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
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
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
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

古查齋鑑類函

卷三六

人部 說

八

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
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困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
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
野傅翼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
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
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
道也願將軍勿疑 **增**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
俊才謂可游說動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
遣幹布衣葛巾白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翟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間別隔故來敘關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
入爲設酒食與幹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既訖
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
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
更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
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
士亦以此多之

原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
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
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

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

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

九

信不肯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

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
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嶓之巔而從
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

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增**晉中興書曰蘇峻反
溷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

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
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

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
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

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

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構逆王僧達殉惑不知
所從有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
使工言人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
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于讓曰今主
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
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輿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
情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
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
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
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

古香齋鑑類

卷之六 入部 說

十一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 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
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
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
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
矣密曰北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
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 唐書曰張柬之將誅二張
以李多祚素感槩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
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

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寔豎擅朝危逼宗社
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答曰苟緣王室惟公
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 又曰王琚補諸暨
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延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
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
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
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
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
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
古彙篇鑑類函 卷五十八 人部 說 十一

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
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
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
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
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
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
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 又曰兵馬使
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
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

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
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
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
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遂引兵還冀惟岳殺
之傳首京師 又曰朱滔反謀益甚涿州刺史劉惲其
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
朝廷改爲大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
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
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
亦嘉其忠 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

古香齋編類

卷竟夫

人部 說

三

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
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
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
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 唐書曰王武俊
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患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
之林旣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
大夫登壇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宥故至是
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
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自新邪大夫親斷
逆首而宰相聞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

以利相勸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
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今不懼
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
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真而
約馬燧盟 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
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
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
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
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

之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
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
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
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
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
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
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
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
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
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士豈無死士而待

嗣胎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 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勸王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郭崇霸問計崇霸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成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揚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卽曰從鄆州入龔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王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凱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大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爲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得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
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頴國植黨反
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
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爲
時相游說邪 元史曰木華黎伐金郭寶玉降引見太
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
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從之

又曰史天倪從木華黎略地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

古書彙編類函

卷言失

人部 說

五

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
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
黎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邸金蓮川連兵於宋郝

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
之憂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
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懷
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大心下繫人
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
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儉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
經臆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

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 又曰世祖渡江取鄂州憲宗訃音至廉希憲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桑哥爲政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理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又曰孟頫謂奉御徹里曰上諭買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時帝敗溲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正爲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桑哥誅之籍其家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略定遠軍聲大振未幾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鬪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說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土公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與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止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

古香齋鑑類圖

卷之六

人部 說

七

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嗚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二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苦心勞志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曰士誠喟然歎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甲兵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麀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

古齋淵鑑類函

卷第六

人部 說

六

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叅軍高勳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

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
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
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
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
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不能用

又曰武宗時劉瑾紊亂朝政竇鑑之反以誅瑾爲名起
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
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
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
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令其

古查齋鑑類

卷第六 人部 說

五

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
班師入京請上問語竇真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
竇鑑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
呂強張承業暨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
報主乎 又曰世宗時姚鏌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
璋爲猛婦翁鏌慮其勢猛召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察
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令說之臣曰璋多
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
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讎督府使人歸順則鎮安疑

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
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
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
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嘆
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嘆也須臾復
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
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
鄰壤有所控訴將遽勦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
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曰璋卽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
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言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
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撫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
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卽我
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
言我赤族不悟猛取我女雛視之吾何懼焉君欲殺猛
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豈自列督府匪真免禍功
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
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遂陽使追臣反以其
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璋卒誘猛擒之

說三

原賜璧

佩印

史記虞卿遊說士也歸屬擔簦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命

為上卿 屏首相秦嘗 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抵掌 掉舌 國策蘇秦說趙

其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長短縱橫 燿 漢書酈食 王於華屋之下

驩譎 狂漢書主父偃學縱橫長短 緩頰 甘辭 漢書 謂酈食其曰為我緩頰說魏王豹 莊子

盜跖篇孔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 矯尾厲角 地也 白帖蘇秦張儀破橫散

破橫散從 含吐縱橫張儀一蹙也然其矯尾厲角 知所長 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韓非說難凡事以密成亦以泄禍未必其身世也而語 而後動整蟲之動必先整毒故禽獸知所長而談者

不知用也注蟲以甲自覆噫而言說者不知其長 決是非 察愛憎 鬼谷變生事生謀謀生計計生

儀儀生說說生進注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 和若比 說說難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鬼谷子摩者揣之也注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口呂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詞往 談說之術 揣摩之工 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曰 伺若聲響 鬼谷子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 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五代史太祖出師南征李煜

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夜南以名臣自語其對也 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

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 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劾於

處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徐召之升 使畢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鉉無 迎謁太子 說解諸王 唐書元宗西行皇太子

以對 鴻漸與崔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按軍平涼未知所適杜 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主

古書齋鑑稽古 卷五十八 人部 說

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元史世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阿沙不花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謂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

說懷光 請劉瑾 唐書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大駕懷光不從景略出軍門勸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 明史紀事李夢陽性劉瑾下獄將置之死時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瑾慕海常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至是夢陽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海許之遂請瑾嘆大喜延之上座海曰昔唐明皇任當為先生役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而公會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脫靴哉瑾曰當為先生圖之夢陽由是得釋

古書淵鑑類 卷第八 人部 說 三

辯士

說客

史記漢遺陸賈說項王請太公弗聽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也 明史紀事燕王兵渡江建文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往以割地講和為辭燕王曰公等說客邪始吾未有舉動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 吾故有地矣

否臧於人 利害於已 並白 巡其

邦國 建以功名 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黥布

受戮無敢 朱建之謀 漢書韓信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 朱建為黥布相布欲反時建諫止之漢既誅布 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君

說四

原談笑却秦

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增

因來往 呂氏春秋善說者皆

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操兩可列子鄒析以窮

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陳說大義略學縱橫之言會

之弊義旗回指詳前陳說大義略學縱橫之言會

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嘗於蔡州

行營以盡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

拾遺既見承宗陳說大義承宗泣學術不純元史世

下請質二子獻兩郡者由是知名東縵乞火漢

姚樞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曹突相齊請嗣通為客侯謂他日必及禍

學術不純以游說于諸侯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

遺補過顯賢進能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

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

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

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今令而家道汝矣即

束縵請火於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得肉爭鬪相殺請火

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得肉爭鬪相殺請火

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

於曹風颶電激班固答賓戲游說

相國風颶電激班固答賓戲游說

古齊齋鑑類函卷言笑人部說辯

辯一附

原書義

服口

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

莊子服

離合

魯連子齊有辯士田巴服但邱議擢下毀

堅白

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異同一日服于人

魯仲連

謂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入惡之巴

乃終身不談

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

折角

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有薦朱雲者召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梁邱易充宗乘

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

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故諸儒為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文子解連

環之璧莊子

連環可解也

說楚

絕秦諱子說楚呂相

陳說利害

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

願齊楚合戰賜者縞衣白冠陳說其間利

害使二國釋患

唯賜能之曰辯哉漢書賈誼為人

短小精辯議論

常依名節聽之日辯哉

者竦然長安號曰

婁君卿唇舌

陸賈宏辯

伊籍應

聲上詳漢書 蜀志伊籍使吳人拜孫權權口勞

三端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喙者鳥共畏之人

三妙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喙者鳥共畏之人

端文士筆端辯士舌端武士鋒端吳錄吳與沈友字

子正差屬文有口辯眾咸言其筆之妙刃之妙舌之妙

皆絕於人也莊子古之天下者智雖

萬物不自說也詩高談雄辯驚四筵

助奈攻諸侯將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警儒夫

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奈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起

坐延食共坐謝之吳志孫權命諸葛隆行酒至張昭

前先行酒色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曰卿能令

張公辭屈乃當飲此格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

猶木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

何謂不養老昭卒漢書

無詞遂為盡節游揚其名 屢奪其說

招權顧金錢與貴人趙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

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歸欲得書

謂布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遂行

使人先發書布大怒曹邱至則揖布曰楚人謔曰得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

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

美乎何足下拒僕之深也布大悅引人為上客布名所

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唐書國子祭酒徐孝克講經

尚貴縱橫眾多下之獨陸元談辯鋒生 荅問鋒生

五

古書淵鑑類函 卷一百一十 人部 辯

五

動之意 辯詐無窮 辯論不屈 唐書呂用之薦諸葛殷 為人臣慮錢事曠廢使神人來備羽翼明日殷以褐衣 兒辯詐無窮駭大驚號萬將軍 元史桑哥當國董文

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乃擢 **辭韻如流** 對蒼

於臺事百端日與辯論不為屈 宮商未紫發口成

如流 南史周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 宮商未紫發口成

滯彌日不解 梁書簡又在東宮召戚袁談論又嘗置

宴集元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廣

馳騁大義問以劇談袁時騁義摘與往復 **辭簡意明**

袁精采白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以軍事入秦敷

遽言亟辯 元武都鐵木祿字漢卿以軍事入秦敷

人樂於聽受昔以其兄阿里警敏捷給令侍左右斯人

顧不勝邪 唐書龐德與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

悟人主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

切於求治事無鉅細悉書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

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 **逢占射覆** 摩肌分理 東方

朔之訣諸逢占射覆其事淨淺 張衡西京賦游說

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摩肌分理

騁白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 相諱新論公孫龍為

卓異淵鑿 卷竟天 人部 辯 五

謂白馬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 **原蘇秦陳六**

所以各形形非色也 王褒有碧雞頌

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 史記

家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河注** **泉湧** **喋**

彈音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喋利口** **截截諱言** **彈射臧否** **商摧得失** **言惟**

可矣 **利亦溥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

之言億則屢中 **而老明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附

原一日伏千人 詳辯 **增飛言** 韓詩外傳辯言巧辭善

一 **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 **口諧辭給** 東

胡傳白公駒在位胡皆傲弄無所 **懸河** 世說郭象口

為屈上以湖口諸辯給好作問之

如懸河瀉水

法而一佛出世宋史南唐李煜信浮屠法退朝與僧及舊

不竭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求至當

元史得後斯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無可攻

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得於至當而後止

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彥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變詐鋒出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往復

論辯元史順帝時伯顏專恣以弟之子脫脫宿衛伯帝

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一

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知其心

帝始信之無疑聰敏辯給金史阿離合德為人聰敏

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糾葛同修本

朝譜牒或隨年舊事人有遺忘輒一一辯折言之世祖

嘗稱其強記人不及也

古書類鑑類函 卷第六 人部 辨說 三

說五

原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

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

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

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

矣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

諸侯使桓公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

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

俞將去三北之恥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入隴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古彙編類函

卷五十六

人事部

七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睟疇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

體中外禔福不亦康平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觀旨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
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
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朱浮與彭寵
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
之何以為心引鏡闕影何施眉目情平棄休令之嘉名
浩鳴臬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為世
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曰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曰
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馮
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莠葉之衆摧
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
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冤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

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安其疆宇況子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間之兵久卽力屈民愁卽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息不爲深憂乎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古書淵鑑類函

卷言笑

人部說

五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頌交不能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盾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

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
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淮汗無涯假氣遊魂
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偕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衆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懼兵劔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
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
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劍不以來舟車之用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
捲充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
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
已用翁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况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零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桓元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

古香齋鑑類函

卷百六

人部 說

三

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頌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顓書曰天道輔順諷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今王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

電飛雲蒸兩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
四方幅裂王虐臣姦化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
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
月闇投昔人爲誠鄰藩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
歸簡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
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
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夫多矣可
謂吞水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
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昔廉
藺二虎且猶不鬪況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
古登瀛鑑類函 卷五十八 人部 說 三

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
安臥積薪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
冀聽識一聞斯悟 邱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
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王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
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
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
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 增唐高祖太宗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

海水羣飛赤縣邱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
雷圖王狐鳴峰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灑臚周原僵屍
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
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
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
足矣瘴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
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
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河東縣戶曹任瓌說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

古查齊鑑類函

卷五

人部 說

三

兵瓌在馮翼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
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記
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
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
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竇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
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
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
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勵兵訓士以待其至

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三旬兩
主就縛矣 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爲我有
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
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
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
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効勞未通能無
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史文本說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
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踣踵延頸
以望真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

古事類彙編

卷一百八十八

人部

說

三

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
嚮化之心矣 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
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
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
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
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
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
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
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與吾擊析相聞計其聞命疾
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

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
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
先相公爲之所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
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
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
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
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政惟岳庶兄
有不必疑徒敢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
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繫衍因緣磨

古嘉彌鑑類

卷竟

入部說

三

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穿當疑死
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
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
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
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
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
梁薄其翼魏斲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
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
趙則固豎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
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藁城之險太原乘并陘之隘

燕徇樂壽耶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
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
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
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
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
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
狹萬國至廣也方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
行陣未嘗之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
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
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劄堦灌以流潦主將
攜士卒崩離生爲暗悞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謝曠說朱溫歸唐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
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
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
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
所以背秦而歸楚也 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
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白爲聲教
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營秦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尚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 宋范仲淹荅趙元昊書曰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重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戩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絕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志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仲淹與招討本尉夏公經略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 明太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雜亦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 太祖與元將擴廓帖木兒書曰閣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
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
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前寶音變於肘腋王信
生覺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
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
書實聽者是子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爲自矜
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
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
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
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

袁嘉胤鑑類函

卷竟夫

人部 說

三

約王信海道舟師會贛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
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
閣下其審思之母貽後悔 高魏爲建文帝上書燕王
曰魏檣櫓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爲
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
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
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
之主靈豈仁智之爲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
王之悟大王誠解護禡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

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
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
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爲名恐一旦奸
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
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
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
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
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
每念大皇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
也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
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
終壽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
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
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
萬一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
熟思而審處焉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竟六

人部說

卑

